

逸兴遄飞醉花间

□李仙云

一场说来就来、说走便走的太阳雨，让公园的花草树木像擦洗过一般，亮丽而润心。漫游于林间河畔，轻风逐逐，鸟啼花香，狗儿狂奔嬉戏，人们笑语喧。季节至此，放眼皆是葱茏，被一片盎然的绿意包裹着、浸润着。自然的律动、植物之灵韵，将一颗蒙尘染垢之心带到那片内心的“瓦尔登湖”。于是，一种澄澈美好也像枝间的花儿在心头袅袅绽放。

驻足于荷塘边，眼前柳色青青荷叶田田，一朵朵粉红、乳白

的花儿，被细细长长的花茎擎举着。风姑娘香臂一挥，“凌波仙子”翩然起舞，荷香沁人。大如伞状的荷叶缓缓地如碧波涌动，又似为花儿伴舞。好一幅“田田初出水，菡萏含娇蕊”的夏日荷塘图，一次次让我情迷花间，让一份离尘纯净之美在心间洒染。

不经意间，被悄然绽放成喇叭状的小碎花迷了眼。它白中带着浅嫩的粉，像缀满枝间的一个个铃铛，却芳香浓郁。求助于手机的“识花君”后，我不禁忽然发呆，这如繁星点点的微小花

儿，竟有个大气的名字——“大花六道木”。这芳名，让我想到“蚂蚁扛大树”，微小的生命总是那么可爱逗趣。与它比邻相伴的，是在郁郁葱葱的水杉树林间，缤纷耀耀的金丝桃花，开得如黄蝶纷飞。它隐于林间，如待字闺中的女子，那般璀璨妍丽又清冷孤寂，不由想起袁枚那首《苔花》，这骄阳不到处的花儿，却在幽暗的林间独自青春，兀自妖娆。

甬道边笔直高大的合欢树在“脉脉抽丹，纤纤铺翠”。几年

前在公园初遇这叶羽花红的绒花树，感觉它如羽毛状的叶子像极了含羞草，还伸手去触碰，只是它“毫不理会”。那灿若霞光的花儿，随风飘落时犹如蒲公英，一样的看似自由，实则尘海飘荡。

紫薇这旧时植于王谢庭院的“富贵之花”，如今已落入寻常百姓的举目可观之处，遍布公园和行道边。一直惊诧于它的不惧酷暑，越是骄阳如火如荼，它越是开得盈盈璀璨，如浴火凤凰般灼灼灼灼，撩人心魄。难怪清

人刘灏在《广群芳谱》中称它“花如舞女，翩若惊鸿，飘飘仙袂，恍似天衣”。每次驻足在这样痒痒树下，总喜欢抚它的树干，于是在缕缕清风中，紫薇花像仙子曼舞，簌簌摩挲声宛若“咯咯”脆笑，在我的心间回旋激荡。

逸兴遄飞醉花间，鸟有鸟音，花有花语，每一种生命都是这天地自然孕育的独特个体。用心搭桥，以神通犀，“花花世界”的灵韵妙然，终会化作缕缕能量，滋养我们的心魄与情怀。

走着走着，花就开了

□张军霞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早晨打开手机，看到大姐又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儿子背唐诗的视频，内心不由得感慨万千。大姐的儿子11岁了，本来是一个聪明又活泼的小男孩。9岁那年因为偶然目睹了邻居之间的一次打架，惊吓过度后患了自闭症。从此不敢去上学，每天在家里也不说话。大姐带儿子到百益医疗治疗后，辞掉工作专门在家陪伴儿子。

为了帮孩子早点走出阴影，大姐自学儿童心理学知识，不管儿子有没有反应，每天坚持给他读各种故事、朗诵诗歌，带他在室内做健身活动。半年后的一天，大姐给孩子读唐诗时，无意中有一个字发错了音，没想到儿子做出了一个暂停的动作，并且大声说：“错了！”大姐当场喜悦而泣，儿子终于回应自己了！这也让大姐发现儿子拥有超常记忆力，尤其喜欢唐诗，从此她不仅自己给他读诗，还专门下载了许多视频给儿子看。又过了几个月，儿子居然把家里整本《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不但可以和家人正常交流，也敢出门了。我想，用不了多久，大姐的儿子就可以回到校园正堂上学了。

前几天，小城的几位书友相聚吃饭，地点就定在一家面馆。这家面馆从外表看很普通，里面地方也不大，店主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她一身兼大厨、收银员、服务员的角色，虽然店里客人不多，却

也来来回回忙得够呛。我们点的几样家常小菜上桌，都十分可口。女子端菜上桌时总是笑吟吟的，不忙了就和顾客聊些家长里短，大家说说笑笑，温暖亲切如一家人。

这时，一位经常到这里吃饭的文友，小声告诉我，他们小聚时爱到这里来，饭菜的口味不错当然是前提，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同情。因为店主是一位单亲妈妈，还独自带着一个上学的儿子，生活的担子挺重。她在这里开店三年了，来吃饭的顾客很多。因为她从来不会愁眉苦脸，反而总是心怀感恩之心。她曾说，很幸运能在儿子学校附近找到店面，这样就不用接送他上下学，省了不少时间。儿子聪明懂事，学习从来不用她操心，写完作业还时常在店里帮忙干活。店里很多顾客，来吃饭的次数多了，慢慢都变成了老朋友。遇到她有急事时，总是有人出手相助。多亏这些老朋友，让她有勇气独自撑起这家小店……

那天吃完饭回家时，偶然听到路边什么地方传来一首歌：“我们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在幸福里感受，什么都别说。”我觉得它的旋律和歌词都很美，困难总是暂时的，我们只要心向阳光走下去，也许不经意间花就开了呢。就像我的朋友大姐，还有这位开面馆的单亲妈妈，她们就算身处黑暗，心里依然有阳光，生活自然也会如春天一般花开不断，所遇皆是暖心喜人之事……

笔下的胆识与性情(二)

肖建国小小小说简论

□杨晓敏

《刀客》写得扑朔迷离，隐喻重重。客人夜来投宿客栈，客人有酒，老板有故事，要喝酒就要讲故事。一番对话，反客为主，老板的故事被酒瘾诱惑而出。老板家世代磨刀，30年前年轻气盛，跋山涉水来到湖镇，寻找磨刀高人肖一刀试试磨刀技艺。寻人未果，老板便就地等候。作品设置悬念，吊人胃口，撩拨读者期待。

几十年倏忽而过，试问当年的磨刀匠还会磨刀吗？若磨刀高人肖一刀回来了，他们还会有一场技艺的比试吗？其实这并不是作品想表达的，作者想发问，随着时代发展，磨刀逐渐不被人们需要，但不代表它没有历史价值，古老的技艺不能就此消失。行文兜兜转转，推动情节发展，几经反转，结尾揭示的乃是一场梦境，客栈老板即是肖一刀。



山野如画

□汤青摄

你的模样

——意象《观音山》

□夏杨

原本说好的
我们要牵手到最后
你却半途而去
风雨中的漫漫长夜
你的身影遮蔽一切

一抔开花的树
叶已掉落在风里
空留在岁月中瑟瑟老去
烟雨往事如水流逝
生命回到最初
那片萧索的荒原

冰封一切
寒冷了无边际
似乎这天地间
只剩下我在踽踽独行
心里眼里只有一个方向
天堂或是地狱
只要有你就

解体之痛
也痛不过心碎
往日梦想已风干撕裂
人世间悲欢如梦幻
我只依稀记得
当初的模样

轻风漫过，谷莠子小小的身体轻轻晃动着，惹得毛茸茸的花穗也悠悠地摆动，划出光影的痕迹。她妈、妈妈、姨姨并肩走在前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以前的故事，说着她们靠自己的双手成为万元户的故事，说着她们过去的深刻而鲜活的生活，那是未被时光磨灭的记忆。父母之于子女，子女之于父母，携手相伴走过人生的一段路，就是人世间最简单动人的幸福，最朴素的片段就是最珍贵的回忆。

此刻，落日、微风，越时光的缝隙，感受旧日的甘醇。

停车场里的父爱

□张志松

时光的缝隙

□贺宇婷

晚上加班到7时，我打电话给弟弟，说晚上下班后一定会开车带妻子回老家看望父母。其实，父亲是有手机的，可他不会接听，弟弟教他几次也没用。有什么事情，我一般都会打电话给弟弟，然后再让他转告给父亲，因为弟弟离家离家较近，步行不到十分钟就到了。

车程600多公里，如果正常行驶，23时左右就能到家了。考虑到出发前我们给父母买了不少物品，后备箱里已经塞得满满的，我又打电话给弟弟，叫他转告父亲晚上11时左右，最好推着一辆三轮车到三叔家屋后的一处停车场里拿物品。因为停车场离父亲住的地方较远，要经过好几条巷子，我和妻子拎着沉甸甸的物品，根本就拎不动了。

出发的时候，还算顺利，一路疾驶向北，进入高速，车辆来来往往，呼啸而过，没有发生过拥堵现象。行驶了两三个小时，前方的车流突然缓慢了下来，再看着显示屏，原来前方发生了一起轻微的交通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忙着处理。没办法，我只好减慢车速，车子

十几岁离家读书，在外辗转七八年，在家的日子几个指头就能数得过来，对故乡的集市早就有些淡了。每月逢一便是集，十天一次，7月中的一次最是盛大，亲戚朋友都会以此为由从头前来聚一聚，热闹程度堪堪比过年。邻城而居，超市、饭店林立，年轻人也没什么要买的，只有老人还遵循着传统的方式，沿着叫卖声办办好日常需要的食物。

吃过午饭，她提议去赶集，于是和妈妈、姨姨、妹妹、我一起逛街走过。道路两旁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空气里弥漫着炸泥粉的味道、爆米花的味道，各

就像蜗牛似的缓慢爬行。随着时间流逝，车流却依然缓慢。我一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22时30分了，估计父亲这时候已经推着一辆三轮车在三叔家屋后的停车场等我们了，可这样下去，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呢！

直至恢复交通，时间已经来到23时了。这时候，我们离乡下老家还有一段距离，不出意外，估计到家最少要次日零时了。我一边开车，一边想着父亲左等右等，既要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又要焦躁地朝公路上张望，如果他看到我们还到不了，肯定会失望地把手推车推走了。后来，我心想这样也好，不能让父亲一个人在空旷的停车场等我们了，在那里多遭罪啊，暑热难耐，汗水顺着脸上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换谁都不好受，何况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要是以往，父亲和母亲正在房间里享受着电风扇徐徐送来的清凉呢！

车子一路顺利，到了老家村口，我把车子停在三叔家后面黑黢黢的停车场上。这时，一道刺眼的亮光不知道从哪里晃了出来，照

到我们这里。随即，一声熟悉而又苍老的声音传了过来：“是松儿吗？”我听到，顿时惊呆了，是父亲，没想到这时到了，父亲竟然还在原地等着我们。我不无责备地说：“爸，都在这里等了，你还在等我们啊，明天过来拿物品也没事啊！”父亲拎着手电筒走了过来，指了指旁边一辆停着的三轮车，说：“瞧，三轮车我给你推过来了。”说到这里，父亲“嘿”“嘿”地笑着说：“听说你今天晚上开车要回来，我晚上8点钟就到这里等你们了。”我的父亲啊，我可敬的父亲，我傻傻的父亲，你那么早在停车场里等我们，一等就是四个多小时，你遭受了多少蚊虫的叮咬，又承受了多少焦躁的期盼。一个人在黑黢黢的深夜里，无聊寂寞地打发走了多少时间。暑热难耐的夜晚，你脸上不知流了多少汗水……

第二天，母亲告诉我，她曾劝父亲先回去早点休息，可父亲非常执拗，说怕等到天亮，也要等我们回来。听到这话的时候，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吟诵着农民田园的诗意。

路边有许多不知名的野草，我自然难以辨认，她妈却都能认得出。“这是水稗子，以前穷的时候，摘了它和着玉米一起。现在别说吃了，基本上都没人认识这些。”正说着她妈又指着旁边的草说，这是臭蒿子，扎成捆当柴火用。走在前面的妈妈指着旁边毛茸茸的草说，这不是谷莠子？也是你们说的狗尾巴草，你看它弯弯的穗子很像谷子。“间谷拔草草，拔了大的留小的。”姨姨接过了活茬子，咱们以前老说，拔草老分不清谷子还是谷莠子，错拔谷子也是常有的事。

蟋蟀情思

□张浩

童年那会儿，过的是简单的日子，没有变形金刚，没有蜘蛛侠，也没有奥特曼。身边的小伙伴也都是如此，所以大多是一群孩子聚在一起，春天爬树掏榆钱，夏天下河游泳捉鱼虾。让我记忆尤为深刻的是养蟋蟀、斗蟋蟀。

那时，在我就读的小学后面，是一片空地，有很多散落的砖头石块，到了秋天，野草丛生，那样那样的虫子爬的爬，飞的飞。每到夜幕降临，就可以听到蟋蟀“蚰蚰蚰蚰”清脆的鸣叫。

蟋蟀，是一种非常好斗的昆虫，斗蟋蟀也成了我童年最快乐时光。

开始的时候，我都是看着大一点的孩子们斗，看多了，心里痒得很，就想着自己弄一只来养，也想和他们斗一斗。但是，养蟋蟀需要工具，得找个玻璃罐。那时候，可不像现在，随便哪里都可以找个器皿，实在不行花钱买一个。

当时，我在乡下和奶奶一起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家里唯一的玻璃罐，是用来盛食盐的。为了养蟋蟀，我偷偷把小半罐的食盐，倒进了邻居家的猪圈。

我拿着玻璃罐，跑到了学校后面的空地，学着大孩子的样子，先在瓶子里放些湿土，找了根木棍儿把土捣实。然后，我扒开草丛，翻动着砖头石块。不一会儿，还真发现一只，这只蟋蟀个头大，样子威武，可把我乐坏了，可我才一动，它就蹦到了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

看到它不再想逃跑的迹象，我手轻轻地走过去，屏住呼吸，生怕再次惊跑了它。只见它一动不动伏在地上，晃动着触须，好像在欣赏自己的气概。等我离它一步多远的时候，我慢慢蹲下，伸出右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把它捂在手心，然后收紧，把它放到罐里，盖好盖子。看着游走在玻璃罐底的蟋蟀，心里那份高兴劲儿，难以言表。

拿着蟋蟀，一溜烟跑到大人们经常斗蟋蟀的地方，果然，一大群人在那里正大呼小叫地喊着：“咬”“快咬啊”“咬它”。我使足了力气挤进去，大声说：“我也跟你们咬”。

里面几个正斗得不亦乐乎的大孩子，先是一愣。看了看我手里的瓶子，又看了看里面的蟋蟀，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我当时一脸茫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

过了一会儿，一个大孩子对我说：“这哪是蟋蟀啊，这是油葫芦，连蟋蟀和油葫芦都分不清。”

听到这里，我感觉自己脸跟火烧了似的，真想找个裂缝钻进去，慌忙挤出人群跑回家。

一进家门，奶奶正坐在土炕上做针线活儿，看到我手里的玻璃罐，劈头就问：“瓶子里哪来的？”我赶紧把拿着瓶子的手放到身后，支吾了半天，说出了原委。

奶奶夺过我手里的玻璃罐，然后看看灶台，怒气更大了。这时，我知道，自己犯了大错。

“盐呢？”

“我……给倒……猪圈了。”

“你个倒霉孩子。”奶奶气得顺手从土炕上抄起扫把笤帚，揍了我一顿。

我的蟋蟀养殖计划，也就此破灭。

这件事之后，过了几天，奶奶把我叫到跟前，从身后拿出一个瓶子，塞到我手里，里面居然还有一只触角长长、亮翅肥腿的蟋蟀。

我拿在手里，激动地站在原地，有点不知所措，仿佛是在过新年一样，快乐极了。

奶奶看着我高兴的样子，用手摸着我被她教训过的后背，心疼地问：“还疼吗？”

我说：“早就不疼了，您看我皮肉厚的，再多打几下也没事。”

听我这么一说，奶奶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但我，却看到她眼里，正有泪光晶莹地闪动。

这件事，过去了20多年，可是每每想起，都仿佛发生在昨天一般。